

Essays on Translation  
by Lao Long

# 劳陇翻译理论文集

劳陇/著

没有来,并没有转换。譬如说,我昨天对我是  
说 "I love you", 今天对她说 "I love you", 她决不  
会怀疑我变了心。  
"语义转换"到底是什么意思? 怎么转换法?

上两点,如情惠个存进,不存进。  
"我认为当前我国翻译理论的一个任务  
是要弄清楚: 翻译到底是什么? 如果这个根  
问题弄不清,恐怕《任务》中所说的各项任务  
是无从谈起的。是否得当? 须新案示为盼。 致可

劳陇  
1992

收札

(注)

① Wierzbicka and Nida,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1986, P. 60

② 译林书《李达论翻译》, 126页

③ Peter Newmark,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1988, P. 5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 勞陣國際理論文集

第一輯

國際化與國際化  
國際化

國際化

# 劳陇翻译论文集

---

劳  
陇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劳陇翻译理论文集 / 劳陇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117-2151-8

I. ①劳… II. ①劳… III. ①翻译-文集 IV. ①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9274 号

## 劳陇翻译理论文集

---

出 版 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董 巍

责任编辑: 王丽芳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42349(编辑室)  
(010)52612316(发行部) (010)52612317(网络销售)  
(010)52612346(馆配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35 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

网 址: [www.cctphome.com](http://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mailto: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66509618



- 策划编辑 / 王丽芳
- 责任编辑 / 王丽芳
- 编辑信箱 / shymeme@sohu.com
- 封面设计 / 田晗工作室



Essays on Translation  
by Lao Long

1. 翻譯的意義與目的  
2. 翻譯的標準與原則  
3. 翻譯的方法與技巧  
4. 翻譯的理論與實踐  
5. 翻譯的歷史與現狀  
6. 翻譯的未來與展望  
7. 翻譯的社會與文化  
8. 翻譯的藝術與科學  
9. 翻譯的職業與道德  
10. 翻譯的挑戰與機遇

## 劳陇先生生平

劳陇（1912—2006）系许景渊笔名，生前为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团结委员，“民革”河北省委员会委员。

许景渊先生 1912 年 11 月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是一个电报局职员独子。19 岁考进了有“金饭碗”之称的海关学院，23 岁毕业，翌年娶无锡世家钱孙卿之长女钱钟元为妻。毕业后一直在旧海关工作近 15 年，历任各关及上海总税务司的税务员、帮办及代理副税务司等职务。抗战时期，转到了大后方（重庆）工作。因不满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在好友陈双玉、陈铁保等地下党员影响下，积极投入地下党领导的海关民主运动。1943 年冬曾协助陈双玉同志组织领导海关历史上第一次罢工运动。抗战胜利后，仍与地下党员保持联系。1949 年 2 月在上海参加了地下党外围组织（职协）。1949 年解放初很受党的信任，曾在上海海关军代表办公室工作。海关总署成立后作为民主人士被留用，担任总署人事处唯一的非党员科长（行政 14 级）。1950 年被派往“华北革大”学习。毕业回海关总署后，曾提交入党的申请。当时的人事处长许明同志（后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建议先在民主党派中发挥一些作用，为争取入党创造条件。由副处长孙恩元同志介绍，1951 年参加当时在海关总署成立的“民革”组织。1951—1955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外贸系学习毕业。1954 年海关总署改为海关管理局，被调往外贸部仪器进口总公司担任电讯处的科长。在 1957 年整风运动中，写

大字报批评宗派主义，因此被划为“右派分子”；行政上降了四级，又派往山西洪洞县的农村去劳动锻炼。第二年初爱人钱钟元在北京猝然去世。她原来患有心脏病，在反右运动中她钱氏一门中老父、弟弟和爱人都被划为右派，精神上受打击太重，心力不支，一夕之间突然心力衰竭而辞世。他回北京埋葬了妻子，将12岁的女儿和76岁瘫痪的老母交托给亲戚照看，只身重回山西洪洞继续劳动锻炼，当时心情的苦楚是难以言喻的。他抱着立功赎罪的心情，在农村劳动中从不惜力。1958年秋天，山洪暴发，冲毁了半个村庄，他冒险抢堵洪水，被激流冲卷，离悬崖瀑布只有二三丈，生命悬于一线；幸得农民弟兄三人，跳入激流中抢救，死里逃生。再生之德，永矢不忘。

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以后，被派在山西晋南专区物资局担任仓库保管员，看管一个价值数百万元的机电仓库。在对保管工作完全外行的背景下，悉心钻研业务，改革了仓储设计，使库存面积增加一倍，成为晋南地区的样板，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受到省物资局通报全省表扬。

1964年在原领导许明同志的推荐下，根据专业归队的政策，调到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任英语教员。但这个在旧海关和外国人打了十五年交道的人，因被系里某些人认为发音不好，而派去管理图书资料。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在旧海关和外国人工作上有些联系，被诬为潜伏特务分子，受“逼供信”昼夜不停，心情异常焦急，神经紧张，一夜之间突然什么也听不见，双耳俱聋。于是更加悲观，心如槁木死灰。文革中学院解散，1970年集中到河北饶阳干校劳动，1974年他被分配到河北大学外文系工作。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如拨云见日，特别是1979年错划右派的问题被平反，恢复了政治地位和职级待遇，他重新看到了光明前途，身残志坚，耳朵聋了就致力于翻译及翻译学理论研究，由此在晚年实现了人生旅途上的华丽转身。不仅登上讲台正式授课，除了本科及专修班四个班的翻译课外，还兼任研究生导师，翻译联合国文件数十万余字。1982年被评为副教

授。国际关系学院重组后，调回学院英语系任教，1987 年被评为教授。1988 年被北京师范大学聘任为兼职教授，指导研究生的翻译理论研究。除致力于翻译实践工作外，以劳陇为笔名，在全国性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关于翻译理论的科研文章三十余篇（见本论文集），翻译出版书籍 8 部：《七大洲风云四十年》（C. L. 苏兹贝格著）、《美国总统列传》（大卫·C. 惠特尼著）、《四海之内——东方和西方的对话》（李约瑟著）、《劳伦斯传》（R. 奥尔德丁顿著）、《三怪客泛舟记》（J. K. 杰罗姆著）、《朱门》（林语堂著）、《神的面具、东方神话》（J. 坎贝尔著）、《走出危机》（E. 戴明著）。1992 年 10 月经国务院批准为对高等教育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高级知识分子，并颁发政府特殊津贴。鉴于他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做的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其个人简介及业绩已被多部国家级大型辞书和文集收录（还被美国传记研究会 ABI 评选收录）。

许景渊先生一生追求进步，追随共产党。自 1951 年第一次提出入党申请，未获批准，30 多年历经磨难，痴心不改。拨乱反正后于 1985 年 73 岁时再次提出入党申请，直至 1996 年 84 岁时获得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 45 年来的最大心愿。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真诚的和执著的。在医院里临终前的两个月中，他配合治疗，顽强与疾病抗争，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一生无亏心事”，“伟大的人民 伟大的党 幸福的时代 我还要活下去”，展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光明磊落的一生，对理想的追求和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坚强意志。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2006 年 3 月 7 日早 6 时，许景渊先生因病抢救无效逝世，终年 93 岁。

（本文系许景渊之女许慧根据他生前的自传、自述材料整理）

## 序

许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师长之一。这不仅是因为他学贯中西，文才横溢，更因为他为人处处克己让人，总是事事为别人着想，从不争利争名，非常善于发现他的同事和学生身上的长处。他总是真诚地乐于助人而从不存什么私心杂念。他谦虚宽容。遇事总是律己严待人宽。许先生在学识上的广博是尽人皆知的。因此我就不去泛泛地谈论大家都已知道的许先生的学术成就。我想说些他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鲜为人知——特别是鲜为翻译界以外人士所知晓——的成果：我是这样看的，从表象上看起来，今天我们国家的翻译出版物（包括外译汉的出版物和汉译外的出版物）的总数量实在是很不小的，但是真正合格的译品却为数不多。滥竽充数者则比比皆是，这种现象的存在有多方面的原因。除了译者本人的专业水平低，职业道德差，对于译品的批评监督及激励机制在我们国内基本上不存在等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我国的翻译理论领域里长期以来受着一些学阀的把持，直到今天仍是如此。有些大学招收翻译博士生，而在这样的博士生中，不少人是在他们的博士生导师的带领下只搞“翻译理论”而绝对摒弃做翻译实践，认为搞翻译实践会降低他们的学术品格。从这样的经院式教育方式里不知炮制出了多少“玄之又玄”但谁也看不懂的垃圾“翻译理论”。老一辈的翻译理论学阀加上这样孵化出来的新翻译理论学阀不断地给社会上有志于从事翻译事业的年轻人灌输着种种错误的翻译理论和观点。许先生的功绩就在于他长期以来总是旗帜鲜明地、非常有

理有据地宣扬正确的翻译观和翻译方法。他前后写了很多非常有分量的翻译理论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的每一篇都是能从根本上推翻种种错误翻译理论的谬误论据的。比如说：关于直译和意译方面的种种错误论调，关于翻译要做到“形神兼备”的论调，关于外国诗汉译中要“以顿代步”的论调，关于翻译是“科学”而不是“艺术”，以及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论调，关于建立包罗万象的“翻译科学”的论调，等等。提出这些论调的人们往往都是很有来头的人物，包括老一辈的翻译理论家，新一代的翻译博士、专家，港台的知名翻译理论家，西方国家里的翻译理论权威等等。可惜的是：许先生写的这些文章里只有一小部分出版社或杂志社允于登出。然而被允于铺天盖地式的刊登出来的却是那些宣扬号称“权威”的翻译观的所谓“翻译理论”文章。我接触过很多年轻的译者，在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所熟悉和至今还在奉行的翻译理论还都是那些被许先生批判过的错误的“翻译理论”。至于许先生发表过的文章，这些年轻译者中的绝大多数人是茫然的。

在过去，我是经常聆听许先生在翻译理论问题上的详尽阐述的，而且我也常和他进行这方面的交流。所以我自己翻译实践上是完全恪守许先生的教导的。我的兴趣是汉译英，许先生在翻译理论的研究上是侧重于英译汉的。虽然英译汉和汉译英在具体的翻译操作上是不同的，但在翻译的原理上却是相同的。所以我就把许先生教导的正确翻译理论用之于汉译英。结果如何呢？我没有走“在直译基础上的意译”的路子，我没有走“译文要做到形神兼备”的路子，我没有去追求实现“翻译是两种语际转换”这个似是而非的幻想而去努力建立起什么“翻译科学”，我没有走“翻译既是艺术又是科学”的路子，我没有走鲁迅或董秋斯拼命提倡的那种翻译路子。因此我现在可以很自信地说：如果我不是遵循许先生指引的翻译路子走，我会最终在专业上一事无成的。所以我在心里始终十分感谢许先生。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真是这个道理。如果不是由于和他多年共事，频繁的接触，因而得以学到他在翻译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许我在翻译上会

走的完全是另一条道路的。所以认识许先生是我的幸运。

我与许先生在河北大学从 70 年代末起共事多年，而且开的是同样的课程。他比我年长近二十载，但他与我之间的友谊是赤诚的，彼此间充满着信任和善意。他给我的总印象就是：他是个心如赤子的忠厚长者。他学识之渊博是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的，但他从来是半点也不肯炫露自己的才学。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什么架子，对于物质生活上的匮乏也一贯安之若素。但是在工作的责任心上，在学术的苦心孤诣地追求上，在当时的河北大学外文系的所有教师中是没有一个人能及的。凡是在工作上与许先生有长期接触的人都知道他是对名利完全淡泊的人，他在自己生命中的唯一追求就是学问。他平时对物质生活的匮乏短缺是一点也不放在心上的。他不讲吃，不讲穿，不近烟酒，不讲排场。他的整个人生都是这样度过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任何个人功利之心的人。

正因如此，他的人品和学识是值得我们敬仰和怀念的。

是为序。



2013 年 11 月底于郑州

# 目 录

|                                         |     |
|-----------------------------------------|-----|
| “No Context, No Text”                   |     |
| ——翻译札记之一 .....                          | 001 |
| 如何改革英语音标                                |     |
| ——从音标发展的过程探索改革的途经 .....                 | 010 |
| “选词”与“琢句” .....                         | 022 |
| 也谈英汉翻译中“准确”和“通顺”的辩证关系 .....             | 029 |
| 诗的翻译 .....                              | 037 |
| Some Reaction On Reactions              |     |
| ——On the Criteria for Translation ..... | 046 |
| “形合”与“意合”                               |     |
| ——英译汉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                    | 051 |
| 英语定语从句译法新探 .....                        | 058 |
| “雅”义新释 .....                            | 064 |
| 怎样发挥译文的语言优势 .....                       | 070 |
| 望文生义                                    |     |
| ——试谈深层结构分析与翻译 .....                     | 077 |
| 译诗像诗                                    |     |
| ——读郭老遗作《英诗译稿》 .....                     | 086 |
| 英汉翻译中“意合”句法的运用                          |     |
| ——消除“翻译腔”的一个重要手段 .....                  | 094 |

译诗要像中国诗? 像西洋诗?

——与楚至大同志商榷..... 100

介绍金隄、奈达合著《论翻译》 ..... 111

读《奈达论翻译》 ..... 116

从奈达翻译理论的发展谈直译和意译问题..... 124

翻译理论的基本问题

——形式的信与内容的信..... 131

“殊途同归”

——试论严复、奈达和纽马克翻译理论的一致性..... 139

翻译教学的出路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145

翻译与对外宣传..... 155

我看英诗翻译中的“以顿代步”问题 ..... 158

戴明的14点与日本企业经济的腾飞

——评介《走出危机》 ..... 162

再论“直译”与“意译”

——对奈达和纽马克翻译理论的一点商榷..... 166

试论现代翻译理论研究的探索途径

——兼评《中国现代翻译理论的任务》文 ..... 178

关于“*It Is a Wise Father that Knows His Own Child*”句的翻译 ..... 192

诗歌的格律可以翻译吗? ..... 196

丢掉幻想 联系实践

——揭破“翻译(科)学”的迷梦 ..... 203

意译论

——学习梁启超先生翻译理论的一点体会..... 211

什么是翻译学(translatology)? 翻译科学(science of translating)?

——对翻译理论研究“沉寂期”的思考 ..... 223

劳陇先生给本刊主编的信..... 230

“翻译活动是艺术还是科学?”

——对《翻译学——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的一点意见 ..... 232

翻译到底是科学, 艺术, 或科学与艺术的统一?

——初步总结 ..... 236

奈达论“翻译不可能成为科学” ..... 240

论“得意忘言”

——钱钟书大师翻译理论之精髓 ..... 243

内容与形式

——翻译理论研究的一个症结问题 ..... 248

附录一:

《我对“翻译工作中的辩证思想”一文中某些论点的看法》发表于《外国语教学》1978 第 3 期, 原文已失。 ..... 257

附录二:

劳陇先生墨迹 ..... 258

# “No Context, No Text”

——翻译札记之一

“准确”与“通顺、易懂”是我们从事翻译工作所共同追求的目标，而“准确”尤占首要地位，必须在“准确”的前提下，才能要求译文的“通顺、易懂”。因此，准确理解原文是做好翻译工作的根本。

如何才能准确地理解原文呢？我认为，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必须结合上下文来理解，而切不可一词一句孤立地去理解。英语中有句成语 “No context<sup>①</sup>, no text” 非常精辟地说明了这个道理。汉语中有“断章取义”（to interpret out of context）也含有这个意思，就是说，脱离了上下文，不可能对一词一句有真正的理解。

为什么一定要结合上下文才能准确地理解原意呢？这是因为任何一篇文字，一段讲话，都代表一个完整的思想。它并不是一些词和句的机械堆积，而是由词和句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因此，在词与词、句与句之间都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如果割断这种内在联系，就不可能理解思想的整体。

从翻译的角度来看——从汉英这两种语言对比的角度来看——这句话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两种语言是在截然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生活、风俗习惯的条件下自然形成的；在词汇含义、语法结构、表达方式各方面都存在极大的差别。所以，它们的各个单词或词组，其含义与用法，

---

<sup>①</sup> context 意为：“The parts of a discourse that surround a word or passage and can throw light on its meaning.”

错综多变，不可能机械地作相互对等的比较。同一个英语单词或词组，用于不同的上下文搭配中具有各种不同的含义，必须选择适当的汉语词汇才能恰当地表达出来，决不可用同一个汉语词汇，到处套用，以致形成词意扞格，使人无法理解。

举一个最简单的词例：“run”的一般含义是“跑”，但是用于不同的上下文结构中却具有不同的意思。例如：

The play ran 200 nights. 这出戏连演了一百个晚场。

My watch has run down. 我的表停了。

Water is running short. 水快用完了。

My school runs a factory. 我的学校办了一个工厂。

Run the blockade. 冲破封锁线。

Run across an old friend. 偶然碰见了一位老朋友。

以上 run 这个词，如一律译成“跑”，岂不可笑！

又如常用副词词组“at all”一般含义是“全然”，但是用于各种不同类型的句子结构中，表达的意思却各不相同。例如：

I don't know him at all. 我根本不认识他。

That would not help things at all. 那会丝毫无济于事。

I was surprised at his coming at all. 我奇怪他竟然来了。

Do it well, if you do it at all. 既然做了，你就得好好做。

You must know it, if you know anything at all. 如果你当真知情的话，就该知道这回事。

以上这些，“at all”如果都译成“全然”，文理就不通了。

其他许许多多的词或词组都同样具有多种含义，必须结合一定的上下